

遗言是——‘找到并干掉那帮该死的!’”。

某种角度上观察，近现代俄罗斯的“国族建构”里，就包含一系列恐怖与反恐怖的内容，其中既有垂死阶级的白色恐怖挣扎，也有大量政治极端主义者的“鱼死网破”。马哈德万称，这些记忆也使得俄罗斯社会对恐袭的耐受力与反击力超出许多国家。

观察近世的俄罗斯经历的恐怖主义威胁，必须同特定时期的社会危机结合起来。1815年打败拿破仑后，身为“欧洲宪兵”的俄国无论版图还是人口都臻于极致，但落后的农奴制度和俄国沙文主义统治文化，令广大被征服的民族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一定程度上导致各类暗杀恐怖活动激增。

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中，日本军官明石元二郎施展“谋略战”，拉拢俄属芬兰的地下领袖齐利阿库斯，利用欧洲赌场上赢得的金钱收买俄国各类反沙皇运动，有案可查的就包括5000条给了高加索造反者，8000条到了芬兰独立派手中，5000条给了波兰民族主义者。一时间，

俄军后方刺杀此起彼伏，俄军统帅库罗巴特金坦言“受日本间谍资助的恐怖袭击带来恶劣后果”。沙俄

某种角度上观察，近现代俄罗斯的“国族建构”里，就包含一系列恐怖与反恐怖的内容。

下图：3月23日，俄罗斯降半旗悼念遇难者。

政府采取简单粗暴的“以夷制夷”策略，1904年石油重镇巴库发生总罢工，沙皇当局向切尔克斯人、鞑靼人、车臣人等山民提供武器，怂恿他们攻击作为罢工骨干的亚美尼亚、波兰、乌克兰工人，甚至鼓励他们向站在革命者一边的俄罗斯人开火。一时间，巴库陷入血雨腥风，剧烈的动荡让俄国工业陷入瘫痪。

1905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勉强与日本缔结和约，并将革命镇压下去，但俄国政治生态里的恐怖顽疾无法治愈。不久，为后世俄罗斯人熟知的“铁腕首相”斯托雷平上台，他用苦役、流放和死刑对付所有反对者，数以千计的人被送上绞架，长长的绞索被揶揄为“斯托雷平领带”。他用高压在帝国内实现短暂的平静，却最终被恐怖刺杀所反噬，1911年，斯托雷平陪同沙皇看戏，被社会革命党人博格罗夫刺杀，事后调查，相比同在剧院的沙皇，刺客更憎恨斯托雷平，因此把所有子弹都打在他的身上。而斯托雷平之死，进一步刺激沙皇集团保守化，让帝国在政治上失去改革的最后机会，成为俄罗斯帝国瓦解的引领。一战开始后，斯托雷平改革期间俄国所积累的社会财富大量消耗，终于刺激了1917年俄国革命总爆发，君主制被推翻，俄国历史的新一页揭开了。

出于一种必要

1917年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些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革命家深知建立新的国家秩序是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特别是俄共（布）内部以列宁、托洛茨基为代表的“海外派”一度具有浪漫气息，觉得只要将基层权力还给工人，就能迅速化解经济和社会危机，因此苏俄建立之初就宣布工人监督制、取消常备军、颁布《土地法令》等措施，可现实是残酷的，缺乏纪律约束的卫戍部队变成散兵游勇，社会生产陷入瘫痪，协约国与帝俄白卫分子勾结起来军事反扑，

